

中国虫文化



孟昭连

TIANJIN

ZHONGG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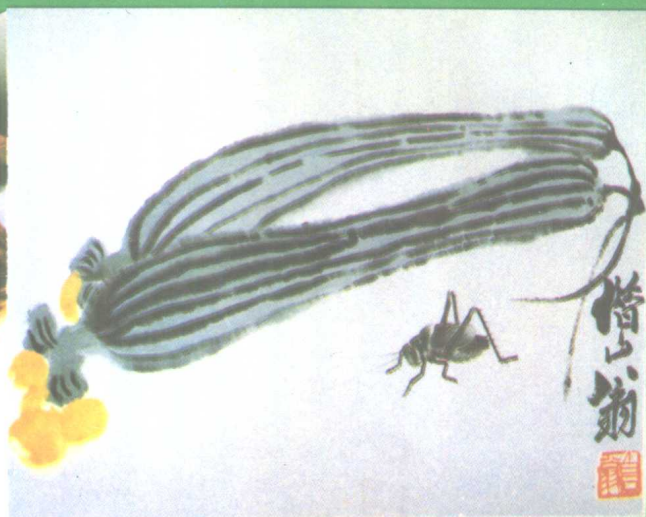
RENMIN CHUBANSHE

CHONG



天津人民出版社

WENHUA



中国虫文化

孟昭连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001号

中 国 虫 文 化
孟 昭 连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5插图 200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1-01359-9/G·635

定 价: 6.90元



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中的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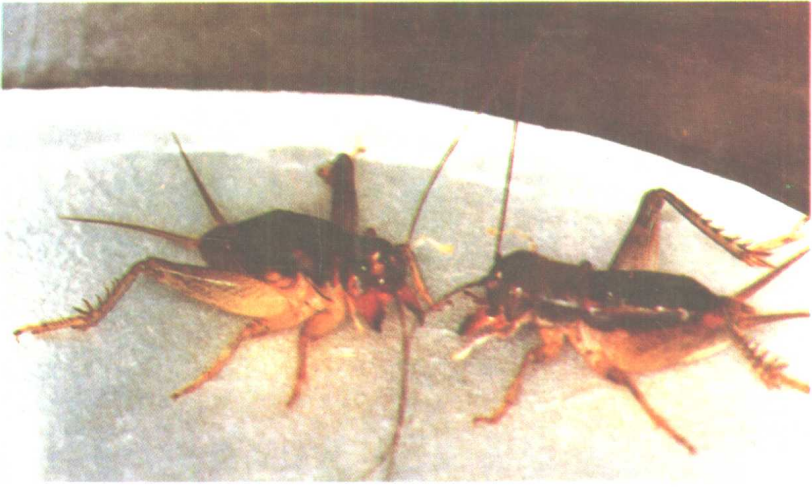


宋代无款蛱蝶图



齐白石笔下的蝈蝈和其它昆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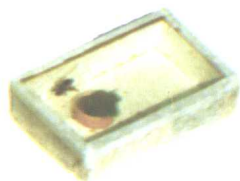




捉对厮杀斗蟋蟀



独特的民间工艺品蟋蟀罐



民间畜养的鸣虫及虫具



古代吉祥图案中的蝴蝶

目 录

中国虫文化概说.....	(1)
虫与神话.....	(8)
一、虫的起源与化生说.....	(8)
二、虫化观念一：化虫	(10)
三、虫化观念二：化物	(21)
四、虫神·魂化·梦化	(24)
五、神话传说中的异虫	(32)
虫与艺术	(45)
一、古代的咏虫诗赋	(45)
二、草虫画：虫与绘画艺术	(67)
(一)古代文献中的草虫图	(69)
(二)绘画艺术中的草虫画	(76)
三、虫的医学价值	(89)
四、虫的食用价值	(99)
虫与民俗.....	(109)
一、千年不衰的民俗活动——斗蟋蟀.....	(109)
(一)斗蟋蟀小史.....	(109)
(二)蟋蟀的养法和斗法.....	(128)

(三)独具一格的工艺品——蟋蟀罐·····	(139)
(四)古代的蟋蟀名虫录·····	(148)
二、壶天秋韵偏长——鸣虫畜养与赏玩·····	(166)
(一)鸣虫小史·····	(166)
(二)鸣虫的种类·····	(180)
(三)鸣虫的养法·····	(193)
(四)鸣虫虫具·····	(206)
三、虫在民间俗信中的功能·····	(218)
(一)主吉凶·····	(218)
(二)知善恶·····	(228)
虫与农桑·····	(234)
一、蝗灾·捕蝗·吏治·····	(234)
(一)古代的蝗灾·····	(234)
(二)蝗灾与吏治·····	(239)
(三)捕蝗术和捕蝗法规·····	(250)
二、蚕桑文化·····	(258)
(一)养蚕之始·····	(258)
(二)养蚕法·····	(269)
(三)禁蚕之说·····	(278)
(四)蚕的输出·····	(282)
主要参考征引书目·····	(287)

● 中国虫文化概说

说到文化,人们喜欢谈哲学,谈宗教,谈政治,谈伦理道德……,是的,这些无疑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主要地由它们左右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发展走向。在我们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儒家思想在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支配作用,显然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不抓住这个中心,便很难认识中国文化的真谛;而宗教,尤其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几乎随处可见,这自然也是不可回避的。因此,中国的所谓传统文化,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庞大体系,它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广泛;它除了包括几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外,更蕴含着无数具体而细微的“支文化”。的确,有些文化现象是那样细微而且不起眼,简直难以让人把它与“文化”联系起来;但它确确实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在对人们的行为和意识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文化现象大多表现在民俗文化领域。

本书所要论述的中国古代“虫文化”,就属于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虫文化,它虽然没有哲学那样深奥,不像文学那样富于光彩,但它深深扎根在民间,表现在平凡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以自己的质朴特色,同样深刻地传达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民俗意识和审美观念,凝聚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内容。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本书力图探求虫与古代神话、文学艺术、社会生产、生活、民俗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多角度地描述这一独具风格的文化现象，从中挖掘富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古虫文化的功能和价值。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昆虫是比人类资格更老的一种生物。人类的历史才 300 万年，而昆虫却早在 3 亿 4000 多万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它进入全盛期距今也已经有了 7000 多万年。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人类生活，则是较晚的事。可以想象的是，人类的祖先与自然界中的昆虫发生联系，最早应该在物质领域。根据古代神话传说的记载，早期先民过着饮血茹毛的艰苦生活：“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①“伤害腹胃，民多疾病。”^②那么在他们这时的食物中，是否包括各种昆虫呢？我想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因为自然灾害或是其他特殊原因造成主要食物（草木果实及鸟卵兽肉）匮乏的时候，那些个体较大的昆虫肯定会成为先民的食物。自然界的昆虫数量极大，又极易捕捉；而当人类发现火以后，烧烤过的昆虫散发出其他兽肉所没有的独特香味，更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使昆虫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一种更为自觉的食物来源。《周礼》记载周代专有昆虫食品蚊子酱，而且有很高的身价，只有上层人物才可以吃到，或祭祀时才可以使用；《礼记》上记载蝉、蜂在当时君主们的筵宴上属于山珍海味一类高级食品。那么周代的这种饮食习惯难道不是先民饮食传统的遗留，而是突然间才出现的吗？显然不可能。它只可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而且这种遗留一直延续到现在。

① 《礼记·礼运》。

② 《韩非子·五蠹》。

按照合理的逻辑,昆虫与早期人类的第二个联系表现在农业生产方面,仍然属于物质领域。这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养蚕。我国古代的蚕桑业十分发达,养蚕历史久远,早已形成一套十分有体系的蚕桑文化。据专家们考证,中国古代的养蚕开始于5000多年以前^①,而在殷墟甲骨文中已大量出现蚕、丝等象形文字。由于蚕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它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十分崇高,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这也是古代养蚕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代又一代蚕农不但辛勤劳动,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使养蚕技术不断进步,有关这方面的大量古代典籍,显示了在很久以前我国古代的养蚕技术就已具备了很强的科学性。例如八代蚕的培养,解决了昆虫学上的“滞育”问题,使蚕可以在一年之内连续繁殖多代,可以说这是对古代养蚕业的极大贡献,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灭蝗及对其他农业害虫的防治。当人类发明了农业,学会种植植物,以其果实作为更稳定的食物来源之后,人类前进的步伐是大大加快了。但他们同时也发现,农业生产除了遭受风雨雷电及干旱等天灾的威胁外,还不断受到各种昆虫的危害,造成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这就自然产生了消灭农业害虫的活动。其中尤以蝗虫的危害最巨,所以古代的灭蝗工作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诗经》中已经表达了先民对蝗虫的痛恨,及消灭这些害虫的愿望,《春秋》则记载了当时的大规模蝗灾情况,王充的《论衡》又把汉代的治蝗方法记述得很清楚。同样地,真正的治蝗开始出现期,应该大大早于春秋时期。

虫除了与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相联系外,还在人们的思想

^① 周尧《中国昆虫学史》。

意识、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古代普遍存在的图腾崇拜意识，在昆虫身上也有反映。有关蚕神的神话传说，及后来形成的对先蚕的祭典和崇拜，充分表现了养蚕业在古代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人们祈望上天赐予丰收的心理。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对神灵有着强烈的期待和依赖，所以人们祈求那个实际并不存在的蚕神帮助自己养蚕丰收。殷墟甲骨中有不少占卜是与蚕神有关的。如“卜蚕王吉”、“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十三月”、“蚕示三宰”等等，由卜辞中可知当时祭蚕神时要用牛羊 3 只至 20 只，有时甚至用活人祭奠。再如关于虫的吉凶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焚蚕致祸之类明显与对蚕的崇拜有关，实际是蚕崇拜心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蝗虫对农业生产有严重危害，人们便将蝗灾与吏治联系起来，附会出暴政会带来蝗灾，仁政则能避免蝗灾的种种传说和记载。虽然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关系，但由此却可以看到古代人民对政治的态度。还有一些吉凶观念是根据虫的特性或外部形象而产生的，如蚊蝇之类，之所以被人们视作凶兆，是因为它们不但面貌丑陋，而且对人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蝉、蝴蝶等则因其高洁的精神和姣好的容貌被看成是升官发财、爱情幸福的象征。虽然这些大多属于唯心的臆想，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的善恶观念和精神追求，了解我们的民族心理。这是其最有价值的地方。

虫进入文学、艺术领域显然要晚于与人类物质生活的联系，但也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已发现蝉纹，有的与实物十分相像，是写实的手法；有的则加以变形，形成蝉形的几何图纹。这些蝉纹的作用是装饰，是艺术化的，并没有实用价值。这一时期的蝉形玉器也很多，作为饰物佩带，甚至作为帝王的殉葬物，可见它是一种有较高身份的艺术品。后来汉代官

中以玉蝉作为冠饰,成为高官显贵的标志。从魏晋开始,中国古代绘画艺术逐渐形成草虫一派,专门表现世间万千草虫的优美形象,寄托人们对自然情趣的追寻和对美的探求。至于诗词歌赋中的昆虫题材,不但出现得很早,而且数量极多,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的海洋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趣味和风格,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另外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领域,如陶瓷、雕塑、漆器、剪纸等艺术中也广泛存在昆虫题材,本书因篇幅关系,没有更多地涉及。

在丰富多彩的古代民俗活动中,斗蟋蟀和畜养鸣虫是两项极有趣味和吸引力的活动,所以本书对此作了较详尽的论述。相对来说,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精神活动,作为一种民俗传统的形成,斗蟋蟀和鸣虫畜养要晚一些。虽然《诗经》中已有对蟋蟀和其他小昆虫的描述,尤其对它们的鸣叫声描绘得十分生动,但这时还没有将听其鸣叫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娱乐活动来进行,当然也没有出现斗蟋蟀的游戏。尽管如此,这两种民俗活动也已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而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甚至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小虫微物,它究竟有什么魔力吸引得古往今来千千万万的人如醉如痴呢?我觉得这是很有研究价值的。要言之,这种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独树一帜的民俗活动,也许更能反映出我们的民族心理的一个侧面:崇尚自然,自得其乐,在对大自然的追寻中实现心灵的宁静和精神上的愉悦。事实上,以草木虫鱼作为诗歌、绘画及其他艺术的题材,无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庄思想又是有密切联系的。

中国古代虫文化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少虫文化的现象已经早就消失了。例如因为

古代生产力和认识能力低下而产生的“虫崇拜”思想,《诗经》中“螽斯羽诶诶兮,宜尔子孙振振兮”,用螽斯的多子象征子孙繁盛,这分明是原始生殖崇拜的反映,现代社会的人们当然不会再有这种观念了;而“贪酷致蝗”思想,及其他因虫而产生的吉凶善恶观念,也大多不存在了。原因很清楚,产生这些思想观念的基础是愚昧无知或是观察认识上的失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观察自然、认识自然的有利条件,产生那些思想观念的基础已经丧失了,所以这些思想观念理所当然地不存在了。但是另外一些东西,如民俗上的虫文化现象,却没有消失,象斗蟋蟀、养鸣虫的习惯,仍在民间很有市场。其原因在于这些活动的本身有极强的娱乐性,而娱乐是不分阶级和时代的,这就不同于上面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

另外需要顺便说明,本书中所说的“虫”,大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昆虫;但它与现代昆虫学上的严格定义是不完全相符的。古代的所谓“虫”,要比“成虫体躯分头、胸、腹三部;头部有口器三对(上颚、下颚、下唇)和触角一对,常具复眼一对和单眼三个;胸部三节,有足三对,翅两对(或仅一对,或全缺);腹部一般十一节……”^①这样一些含义还要广。比如蜘蛛,在动物分类学上是不属于昆虫的,但由于古代习惯上认为蜘蛛也是虫,所以我们在论述中也涉及到了。

中国古代虫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再加上时间仓促,所论及的东西只能算作古代虫文化的一个概况,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其实,本书至多算是一块引玉之砖罢了。比如在“虫与农桑”部分明显漏写了古代的养蜂及其他经济

^① 《简明生物学词典》。

昆虫的利用，而虫在工艺美术领域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些没有论及的部分，只好待以后再说了。

● 虫 与 神 话

一、虫的起源与化生说

民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认为蝗虫与鱼是可以互相变化的,其表现是,在水灾严重的时候,即使在野地里也可以发现鱼,这些鱼就是蝗虫的卵变成的;而在天旱之年,干涸的河床里会有大量蝗虫出现,这些蝗虫就是鱼卵化成的。用现代科学的观点看,这样的说法显然是荒诞无稽的。不过它并非民间百姓的杜撰,还是有所本的。早在先秦著作《列子》中就有“鱼卵之为虫”的说法,据后人解释,所谓“虫”即是指蝗虫或蝗类的螽斯等。翻开古代典籍,有关化生的故事极多,其中又以虫化故事最著,即使在那些被认为较具科学性的古代著作里,亦不乏这样的认识。那么这种说法是怎样产生的?它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化生”是一个产生很早的概念,与儒、道、佛均有联系,内容十分丰富。儒家之化生说见于《易经》:“天地感而万物化生,”^①“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②《礼记·月令》也

① 《易·咸卦》。

② 《易·系辞》。